



问答 Q&A

Q=生活周刊 A=马兴文

Q:怎么看待自己“上海第一疯”的封号？

A:为什么叫“上海第一疯”，我想是因为我敢去做很多事情，尤其是当时创意产业对大家还很陌生，很多人对质量意识还不是很大的时候。现在我对身边人的要求也很高，不是要求高，而是应该就是这个要求。不过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拽的，只是穿衣服比较酷一点。

Q:你的作品中除了水滴，“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A:对。我很喜欢马，一是因为我本身姓马，二是我从小就跟马接触，爸爸是马主。我很喜欢骑马，是一项很健康的运动。马是一种很仁爱的群居动物，我常常以马为对象进行创作。比如双头马，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依靠的情感。

Q:对于想要在创意领域发展的艺术家来说，上海相比其他城市的优势在哪里？

A:上海的空间和机会大很多，香港给人的感觉就是密密麻麻的，是饱和的。很多事情饱和了以后感觉就没什么意思了，有点难过。虽然我是香港人，但我都不喜欢在香港发展，没有空间给我思想。关键还是要加强原创品牌的力量。

Q:你怎么定义自己的“跨界”身份？

A:跨界的原旨不是指你有多厉害，而是你的能量包容更多人。跨界的概念是平衡、无限的爱，大家融在一起，你才会接触到更多的人、更多方面的东西，用不同方式演绎你的作品，这就是跨界。



知道多一点 More

马兴文和“Ma.Design”

知名跨界艺术家马兴文自2002年以来创立的设计品牌“Ma.Design”，取自其姓氏“马”和他的“疯”(Mad)，数年间已将业务成功扩展到上海、成都、广州和香港等地。Ma.Design善于把东方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和西方先锋创意的现代概念融汇贯通，实践马兴文的“跨界”概念，将设计能量传播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艺术、家具、绘画到日常生活用品。

我的上海 My Shanghai

“跨界”是马兴文的代名词。他7岁学画，11岁涉猎音乐，13岁赴伦敦研修设计，1997年来到上海创业。被艺术界称为跨界怪才的他还有一个封号——“上海第一疯”。

文 | 张晓雯 图 | 受访者提供



疯狂跨出界

融入就是接地气

13岁时，马兴文一个人拎了两只箱子，离家去英国一所有着280年历史的贵族中学念书，站在统统讲英文的希思罗机场，一头雾水。班里同学个个穿得笔挺，同样的西装领带衬衫，老师拉过他，说要检查是不是全棉的。家里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母亲还是花了300英镑为儿子买了全套顶级名牌。这件事给了年幼的马兴文很大刺激，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要怎么包装自己？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学会跟着环境改变自己。

1997年，年仅24岁的马兴文带着各个科目的艺术学位和六位数的负资产，顶着金融风暴，来到了上海。“依撒宁啊？”马兴文现在说的流利的上海话，当时全然听不懂。“一开始常常被这样问及、排斥，因为毕竟是一个从香港来的。”人也不认识，莽冲莽撞，“不错的是我比较拼，我挺肯做的，就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得到了很多支持。”从方案被扔垃圾桶、概念被抄的时期走来，终于成为了能与周大福、法拉利等顶级品牌合作的艺术家。

学上海话被提上了日程，事实上这是马兴文融入的第一步，他甚至跟老外都讲几句上海话。“你不接地气怎么去理解上海人的想法，怎么跟当地企业打交道，怎么让别人尊重你？”吃上海菜、逛老街道、老集市、收藏老古董、和店主聊天……马兴文的“攻略”是进入某一部分上海人的生活，以一种local的作风不把自己当异邦人。“就像去泰国要吃大排档，去英国就租车绕着苏格兰开，我不去游客去的地方，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体验，才能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马兴文还笑言，在上海自己开车也是考察一个人是否“融入”了的重要指标：“很多外来人不够胆在上海开车的。不只是堵的问题，还有独特的交通规矩。”

十多年前来到这个城市，他发现，当时创意产业不成熟，也没有很大需求。马兴文还依稀记得刚来时，他在路边吃小笼包，与老外员工在南京西路用摩托罗拉手机拍照，被众人围观的情景。变化翻天覆地。从街边麦当劳的数量，到货币汇率的升降，马兴文目睹了这个城市飞奔的节奏和眼界。从最开始略显拘束的闯荡者，到慢慢被认可的自己。

真正的跨界从包容开始

马兴文玩跨界，没有什么领域是他不敢触碰的，绘画、雕塑、音乐、影像、家居设计……他说他非常喜欢可以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这个“风格”贯穿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我是在穷人家出生的，家里只有25平方米，5个人住在一起。”儿时艰苦的环境让马兴文学会了抓住机会。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什么都学。喜欢音乐，学校里有乐团就参加。“听、学，一天练五六个小时，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打鼓打得手都起了茧子，像《爆裂鼓手》一样。”现在他有两个自己的乐队，其中一个是一个六人的敲击乐队，成员来自5个不同的国家。

来到上海以后，他曾在卢湾区住过，后来待在外滩，都是中西文化最混合交融的地方。现在，马兴文的工作室就开在外滩边上的江西中路。老旧的建筑墙面斑驳，据说以前是一个英国人放烟草的地方，楼下有两条被封了的地道直通外滩。桌子、杯子都由自己亲手设计，花了很多心思。“当你真的把一个地方当家了以后才能真的生根，才能在这里落地。如果我不喜欢，我不会有那么多的投入。”

在国外的時候，馬興文就已經很留心國內傳統文化。“不論是孔子的思想，還是我們古代的历史，我都特別感興趣。在我的作品當中會找到很多關於禪、上善若水的元素，我自己也會用毛筆、宣紙等傳統的東西。”外滩所代表的海派文化给予了他灵感和养分。“海是由每一滴水组成的，海派代表着海纳百川的包容。这种城市精神与我的作品正好是契合的。”在马兴文的艺术创作中，在他的概念里，“水”是最“跨界”的，可以变成不同的形状。“以‘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为引，通过‘水滴看世界’的艺术理念，通过运用不同材质、形式、方法来跨界表现‘水’，融合中西来践行水的‘跨界’，引申出呼吁世人珍惜水资源的主题。”

“有些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上海留不住人。”这几年，马兴文见过太多朋友来了又走，很多店开了又关。“不像在欧洲，某条街某间店可能开了五六年。我认为是我们的时代太快，而对年轻设计师、艺术家的支持却不多，缺乏一些自己品牌的東西。”马兴文的工作室在外滩开了十年，比外滩3号地标还早了两个月。阿玛尼等知名品牌纷纷入驻，发展都并不如预期。小时候在香港，马兴文就看过《上海滩》，如今，他终于可以对自己说，“能真正在外滩这个代表上海的地方站起来，真的是一个上海滩的人了。”